抗戰日報

編輯部：山西興縣郵局轉
營業部：山西興縣城北關

第三九三號

每逢星期二、四、六出版
定價每份五角每月六元九角

隴東國民黨駐軍 襲擾我防軍被擊退

新華社延安一日電：隴東訊，太平鎮國民黨駐軍五七二團，近日來不斷向我邊防軍襲擊擾亂。八月十四日，該部某營開營長率兩連兵力向我鎮原孟壩區關家園口進攻，並以機槍向我工作人員及哨兵掃射，我守衛戰士英勇反擊，對方數次進攻均被我擊退。

盟軍在意大利登陸

佔領勒佐、梅利托等三要衝

據新華社延安電：北非盟軍總部特別公報宣佈：第八軍的英加混合部隊，在海空軍掩護下，於九月三日晨渡過墨西拿海峽，在意大利本土登陸，並即在勒佐附近建立橋頭堡壘。盟軍於登陸前夕，曾不斷通炸意境南部鐵路和各路交通，使德寇不能迅速增援。盟國海軍並曾於上週轟擊勒佐周圍砲台，使其完全粉碎。九月四日，盟軍續在意南部登陸，增強已登陸的部隊。前進中的盟軍，所遇抵抗很小，勒佐、聖．阿凡尼和梅利托三要衝已被盟軍攻佔。當盟軍登陸時，意海防部隊整批由碉堡中跑出，舉手投降，鬥志薄弱，比西島戰役更甚。另息：在西島中與第八軍同奏戰功的美第七軍，尚未出動。

第八軍軍長蒙哥馬利將軍在登陸前，曾致電全軍將士說：我們這一次進攻歐陸，有比過去任何時期更完善的計劃和大規模的空軍幫助。這次大戰，一定能得到另一重大勝利。我們應即將意大利擊敗，使它退出戰爭。

另悉：美國務卿赫爾於九月三日招待記者會上稱：進攻意大利本土，是表示盟軍正在進攻歐陸過程中步步邁進。

豫北我軍討逆大勝 龐孫二逆主力覆沒

斃傷與俘虜偽官兵近六千人，繳砲十餘門，機槍九十餘挺，步槍二千八百餘支。

新華社太行三日電：最近投敵的國民黨反動派龐逆炳勳孫逆殿英部偽二十四集團軍主力，在豫北地區遭受我八路軍殲滅打擊，幾至全軍覆沒，數日來全區捷報紛傳，人民欣喜若狂，紛紛慶祝這一有重大軍事政治意義的勝利。綜合戰果如下：俘偽二十四集團軍團長四人、參長八人以下官兵四千二百名，傷偽軍長劉月亭、斃偽軍參謀長何某以下一千五百餘，繳獲山砲一門、迫擊砲十五門、輕機槍八十五挺、重機槍六挺、步槍二千八百八十支、無線電台四架、毀敵汽車一輛，擊落敵機一架。今年五月，龐孫兩逆率部投敵後，在敵人卵翼下，大肆擴張軍力，於七月中旬先後侵入我林（縣）鄴（縣）地區，進行反共反人民的罪惡活動。豫北人民在其姦淫搶掠與屠殺下，陷入痛苦的深淵。我豫北八路軍與游擊隊爲解救當地人民，討伐該逆，以護衛保民的軍人天職，乃在該地廣大羣衆踴躍參戰的配合下，於八月十八日晨二時，開始對盤踞於林縣地區之偽二十四集團軍的偽新五軍主力、偽四十軍的廿三師、偽保安支隊等開展殲滅的攻擊戰。當我英勇軍民以神速的動作突入林縣城內時，適值夜深三時許，首將偽新五軍軍部層層包圍，此時該軍部人員正在賭博，麻將牌嘩然作響，經我勇猛衝入，即達緊殲目的，該偽軍參謀長當場斃命，偽軍長劉逆受傷潛逃，其餘人員全部就擒。同時，我其他各部亦展開向南陵陽、夏城、桑園、蔣裝、環道、中街、平房莊等村偽軍進攻，各地民衆聞訊，亦手執紅纓槍和刀助戰，至當日黃昏，上述各村偽軍全部被我解決。十九日晨，敵四百餘及偽軍警衛隊等向林縣城內的我軍圍攻，我城郊各部遂攻敵側背，與城內我軍配合夾擊，戰鬥至爲激烈。當地民衆，雖久受龐逆蹂躪暨重災荒下，猶不斷送來水飯慰勞，我軍衆念民艱，婉詞勸阻，民衆說：「過去我們並非沒吃的，全給孫老殿吃光了，我們無法打他，今日你們幫我們報仇，我們情願餓你們吃，不吃就是瞧不起我們。」當時我軍士氣愈戰愈盛，至晚又消滅城內外敵偽千餘人。同日，我游擊隊另一部續向姚村河界柳家廟等村的千餘偽軍包圍，除當場擊斃者外，其餘人槍全部被我俘虜。當地民衆協助我軍押解俘虜，而水（冶）林（縣）沿綫的羣衆，更自動起來將該公路徹底破壞，廿日，敵機三架飛來助戰，狂炸林縣城郊，被某部特等射手擊落一架。水冶安陽日軍雖兩度西援，均遭我打擊，狼狽竄回原據點。至廿二日，我軍乘勝南進，挺向林鄴交界地區，當地偽軍聞風喪膽，除東姚林沙兩平羅等地偽軍突圍頑抗外，其他偽軍多自動繳械。至廿四日止，我共消滅林鄴交界區偽軍數百。討伐戰經一星期始勝利結束。溯自七月十八日我展開武（鄉）蟠（龍）綫之攻擊，將民族叛徒趙瑞部主力消滅，至今僅僅一月，龐孫兩逆之主力又蹈趙逆的覆轍，這是準備反共投敵的人們的殷鑑。

× ×

三交敵出犯受重挫

民兵利用青紗帳打敵人

（三分區訊）三交敵偽八十餘，附重機槍一挺，輕機槍三挺，擲彈筒三個，於八月二十七日企圖往臨南碣塔一帶匯擾搶掠。我軍事先偵息，預選有利陣地埋伏。八時左右敵進到我陣地前，我伏兵四起，突擊部隊直向敵偽猛撲。戰鬥約一小時，敵偽傷亡過半，遂敵拖着十餘具屍體拚命竄回三交。當我軍打掃戰場時，發現敵偽遺屍三十餘具，是役我俘虜偽軍十五名，繳獲輕機槍二挺，步馬槍廿四枝，機槍零件一箱，各種槍彈二千四百餘發，望遠鏡一付，其他軍用品很多，羣衆聞訊，莫不歡欣。

（本報三分區訊）八月中，三交敵人會屢次企圖出來搶糧，月初三天之間，即派出「搶糧隊」五次，但均被我駐軍及民兵全部打垮。我臨南某村民兵更利用青紗帳掩護，襲擊出擾敵人。某次三交敵偽軍二十餘人剛從據點出發，即被我民兵從青紗帳裏用牛槍連擊三槍，敵人頓時紛亂，在三交佛堂峪大道上往來搜索，均未能發現，只胡亂發砲一陣，折回據點。

新喬治亞島周圍 美軍攻佔八小島

據新華社延安一日電：西南太平洋盟軍總部消息：攻佔拜洛哥的美軍，現又佔領新喬治亞附近八小島。日寇在新喬治亞島周圍地區陣地的重要性已歸破滅，敵已逃往科隆班加拉島（拜洛哥西北九哩），該島有敵萬餘，現繞該島兩側的是美軍已佔領的比拉比拉島和新喬治亞島，科島已在大砲射程之內。新幾內亞薩拉摩亞機場附近的日寇反攻，已於遭受重創後被擊退。盟機並曾襲新幾內亞和威瓦克之敵空軍基地，敵機三十七架被毀。八月份中，西南太平洋上，共擊落敵機五百六十四架，盟機損失一百四十五架。同一時間，毀傷敵船四百餘艘。

又，美艦隊曾襲擊馬爾克斯島（在東京東南一千二百哩，威克島西北九百哩，在威克島與東京的直綫上）。此爲一九四三年三月以來，美海軍對中太平洋日軍前哨站的首次攻擊。

蘇境波軍開前綫

電斯大林致謝

據新華社延安電，莫斯科消息：在蘇組成的波蘭軍隊已開赴前綫與蘇軍並肩作戰。出發前，波蘭第一軍軍長貝林格少將代表全軍官兵，致電最高統帥斯大林元帥，對蘇聯給予蘇境波軍的關切注意和協助表示謝意，並保證波軍將盡一切力量，與紅軍並肩，對希特勒匪徒作英勇鬥爭，向自由獨立的祖國前進。

汾陽城北我軍大勝 斃俘敵偽八十餘

繳獲機槍四挺長短槍七十二支

（本報訊）八分區自收復岔口、芝蘭二敵據點後，各部士氣更加旺盛，紛紛向敵出擊，連獲光輝勝利。八月廿日汾陽敵偽百廿餘人到城北二十餘里之宋家莊搶糧，我主力一部協同游擊隊於敵歸路之協和堡坡頭村間高地設伏。十一時，敵返回進入我伏擊區，潛伏於路旁之游擊隊突起向敵猛擊，敵一部受到創，但見我兵力不大，即佔領陣地抵抗。我預伏山後之主力，當以急風驟雨之勢從敵背後沖鋒下去，敵腹背受敵，登時潰亂，我軍乘勢猛勇沖殺，將敵大部殲滅，計斃傷敵偽卅餘人，俘偽軍九十人，繳獲輕機槍四挺，步馬槍八十六枝，手槍六枝，子彈千餘發，手榴彈百餘個，指揮刀二把，戰馬五匹，及他其物品甚多。敵極形狼狽，將傷兵死屍全部遺棄，我僅傷戰士八人，這是我分區部隊，繼石沙莊、岔口、大營盤等光輝戰鬥後之又一重大勝利。

又八月四日晚，我某部挺入東社、米家莊間之沙滿附近活動，適遇東社敵二十餘向回米家莊，當予伏擊，傷斃敵十四人。十一日晚，某部襲（青滑）敵據點，當即將偽軍偽組織解決，碉堡內之寇兵被圍困，東社敵來增援，亦爲我軍半途擊回。是役擊斃偽軍五名，俘偽軍八名及偽維持會長以下十餘偽組織人員，解救被敵拘捕之民衆十餘人。繳獲步槍十餘枝，騎馬十餘匹，軍用品一部。

陝甘寧開始試行 農業統一累進稅

據新華社延安電：經半年餘的研究與討論，陝甘寧邊府已修訂了四月底擬定的農業統一累進稅試行條例和土地登記辦法等草案，經政務會議通過，在延安、綏德、慶陽等三縣實行，以便吸取經驗，敎育幹部，作爲明年在全邊區實行的基礎。其要點：一、融合土地、財產與農業收益稅於一起，實行分計合徵；二、凡有土地者，隨不同的地租租率，分別徵以不同的土地稅；三、土地稅與農業收益，均按其常年產量計算，稅額在一定的年限中相當固定，用以更積極地提高人民生產熱忱。四、自耕地在統計時，減去其常年產量百分之十的生產消耗，用以保證和擴大人民再生產；五、農村副業中的一部份免稅，其餘則按類以其純收益的十分之六到八爲稅本計稅，以促進農村副業的更加發展。此條例簡單公平，又可刺激人民生產熱忱，故羣衆與幹部在前次試行中，即均表示歡迎。

綏遠我騎兵某部 打敗包圍敵

（本報訊）我活動於綏遠之騎兵某部，八月十五日住在武川小南房。敵集中四周烏蘭花、土城、黑老西合子、八號等據點之兵力分三路向我合擊。我軍預先偵悉，即行轉移，進至小西溝口子，忽與敵百餘遭遇，我先發制敵奮力向敵猛撲，敵措手不及立即潰退，我斃敵十餘名，俘偽軍四名，獲槍馬各十餘。

晉西北第二中學校 招生廣告

報名日期：九月廿日止。
考試地址：保德本校。
考試日期：九月廿五日。
考試科目：國文、算術、常識、體格檢查。

校長 范若愚
副校長 武進卿

二分區民兵
創造聯防作戰制度
半年內作戰一百六十次

（本報二分區訊）從今年四月以來，二分區各地民兵工作日益活躍。由於實行了精幹緊縮，吸收積極分子參加，並在實際活動中加以鍛鍊，半年中間，二分區民兵獲得了很大的成績，其中特別是作戰指揮上，民兵創造了聯防作戰制度——幾個村子的民兵，按地理條件組織一聯防區，指定一堅強中隊長統一指揮。這樣他們可以機動的迅速集中消滅小股敵人，又可以分散配合擾襲敵人，發揮了對敵戰鬥中的威力。此外民兵又發明用土砲當大砲，以手溜彈代砲彈的辦法，殺敵效力很大。據不完全統計，半年中全區民兵在對敵鬥爭中，單獨作戰一一四次，配合作戰四五次，斃傷及俘虜敵偽三十名，繳獲步槍三支，剛鋒槍、手槍各一支，子彈九六二粒，收回錢三四六〇斤，捉獲漢奸三八名，其他物品甚多。

三分區某修械所
製成腳踏彈花機
現正續造畜力彈花機

（三分區訊）某修械所首次製造腳踏彈花機，業已告成。新製彈花機，每天能彈花五十多斤，舊花亦能彈。該廠最初見到報上介紹延安新出的彈花機，引起了大家創製新彈花機的動機，當即派謝政治指導員前往米脂研究機器構造，不久，他把機器的略圖和意見帶回來，但開始製造時，遇到許多困難，所需原料，大部份買不到，只得用土貨代替。把零碎廢鐵打成軸滾子，沒有機器，靠手工慢慢做，作模型時，木匠沒有經驗，乃由木工組長趙某又同志耐心研究製成。周張正副所長親身參加作模型、打鐵，把細鋼條打成大軸，鉗工組長領導全組製造軸子螺絲等件，因所長以至工人均細心進行此一工作，雖在極端低劣的條件下，終於七一紀念日，把腳踏彈花機製成。此一成功，更加鼓舞了他們的創造熱情，現在正繼續製造牲口拉的彈花機，照他們研究的結果，用機器採用腳踏車飛輪轉動的原理，在牲口站住時，滾子將照樣轉動（普通畜力彈花機，當牲口站住時，機器發生反作用，既妨礙工作，又打壞牲口），該機不久即可造成。

模範抗工屬高在當
當選區女勞動英雄

（神府訊）神府七區抗工屬高在當努力生產，在該區民衆大會上被選爲全區婦女勞動英雄，得到政府隆重的獎勵。高在當是農民老幹部馬元能同志的老婆，土地革命時，馬元能同志參加革命，家中財物被反革命分子搶劫一空，她毫不灰心，對反革命和窮苦生活頑強鬥爭。近幾年來馬元能同志爲革命工作，不能兼顧家庭，她一人獨立支持，努力生產，今年除代耕地十八垧外，自己又種了十垧地，開一垧荒，並幫助國地二畝，現已鋤過二次草，準備鋤第三次，並餵豬羊鷄等家畜。她平日節衣縮食，將自己勞動的餘糧給女兒念書，撫養遠族兄弟的遺孤，和接濟窮苦人家。無論是部隊和工作人員到她家裏，莫不周到招待，拿出最好的食物來。附近群衆稱讚她是「全鄉第一人」。這次她被全區民衆選爲勞動英雄後，耕作更加努力，要以模範的行動來報答政府的獎勵。

紡織能手趙希燦
籌組紡織合作社

（本報臨縣訊）二區紡織能手趙希燦，家裏兩口人均依他的紡織過生活。今年五個月中，他爲自己織了二十一個布，並給人家織了十六個布，賺了二千餘元。他的紡織技術很高，經綫一天可紡九兩，緯綫可紡六兩，他是很早就用土機織布的，用快機織布雖尚不熟練，每天已能織出八丈，並能織出很漂亮的花條布。他一個人經常供給全村八家線布，還教會二十多個婦女紡紗，六個婦女織布，目前仍有六七個婦女向他學習。最近已發起紡織合作社，計劃入股者夥紡織夥分利，（學習者貼夥工）已得村人贊助，正在積極籌備中。

神府二區一鄉
完成軍草軍鞋任務

（神府訊）神府區一鄉於廿天內，即完成代購軍草五千一百斤，幫助部隊做鞋五十二雙。這二項工作，在模範鄉長喬正選同志領導下，經過鄉政府委員會上詳細討論後，全體委員分別下村，深入動員。此時正值民衆忙於第二次鋤草，但當他們聽到部隊須要幫助時，無不積極響應。有乾草的人，踴躍拿出五十或一百斤，送到鄉政府備用。婆姨們白天在地裏勞作，晚上不睡覺，整夜坐在麻油燈下，分工合作，細針密綫的做鞋，做的又快又堅實。老百姓都說：平時咱們對自己的政府要辦的事情，免不掉常有點拖拖拉拉的，今天不同了，要準備保衛家鄉，保衛邊區，得趕快辦好，把軍草準備充足，兵馬才能動。的有勁。由於民衆從切身經驗中認識到他們和政府部隊之血肉不可分，二區一鄉政府才能迅速完成這二大任務。

離石敵佔區
糧價飛漲偽鈔暴跌

（本報三分區訊）離石敵佔區因敵人不斷搶掠並徵走糧食，糧價飛漲，八月初，小米、小麥每斗均漲一倍，高粱竟漲了八倍多。自此之後，農民即相約不再賣糧，糧價乃更高漲至六倍以上，而且有市無貨；敵人無法得到糧食，迫得將口糧從每天斤四兩減至十二兩或一斤。偽幣亦同時向下暴跌，不但鄉間不願使用，即在集市上，人們也不顧敵人威脅，暗中以白洋交易，遇到偽幣則藉故推出去。商人在捐稅重重及偽幣混亂情形下，亦相繼停業。

二分區某部
攻入五寨西關

（二分區訊）八月二十六日夜，我某部襲入五寨城西關敵據點，傷斃敵六名，俘敵四名，繳步槍十枝，子彈數百發。我只戰士一人受傷。

吳逆開先漢奸行爲的內幕

新華社延安電：關於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漢奸吳逆開先，在滬被捕叛變投敵奉命回渝談判和平及進行第五縱隊活動一節，自延安民衆大會通電請求政府予以嚴懲後，各方因其關係抗戰前途甚大，咸欲明瞭吳逆行爲之底細，記者特向此間消息靈通方面探詢，據稱：

吳開先究竟是怎樣被捕的？這個問題，他本人很少公開表過。但是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即他未被捕時，在上海實際上並不秘密，而且很爲敵人所注意。據他自己說，他在上海的時候，上海的市民曾予以熱烈幫助，用錢未寫過借條，要多少，銀行即時送到。中央社爲了給他捧場，說他「於民國廿八年奉命留滬主持東南戰地黨務，領導同志與敵偽搏鬥，屢蹈艱險，卓著勤勞，至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上海租界爲敵侵佔，環境更見惡劣，吳氏猶繼續奮鬥，置一身安危於不顧。」中央社只顧鼓吹肥皂泡，就忘記一個愈吹愈大的矛盾，吳開先既然這樣「搏鬥」「奮鬥」，爲什麼敵人捕他以後還會這樣輕易放了他呢？

據中央周刊四卷三十七期說：吳被捕後，即被押解南京解勸，未從，又解回上海，押在七十六號偽特工隊，敵用刑拷問，吳乃絕食五日。但是問題又來了，吳開先回渝後自稱：他被捕曾經遇救，後有一敵偽特務要報他的恩，使他沒有受刑。那個特務且對他說：「我一定使你不死，但無權放你。」吳開先固然也是在鼓搗，但是他給中央周刊打的耳光，何其響亮且脆呢？

中央周刊又說：汪精衛派汪昌文問吳開先，除自殺外，尚願走第二條路否？吳答願做和尚。汪乃以手條示設准吳開先做和尚，吳見條後乃進食。寧夏日報去年七月三十日更稱吳已被敵送到杭州某寺受戒爲僧，但仍有僞警監視。這個童話，本身已夠荒唐，不料吳開先又不領情，又是一個耳光。人們問他：你和尚了嗎？你進了什麼廟？吳說：沒有的事，那是外邊造謠，他沒、進廟作和尚的自由。

中央社的消息說：「迄三十一年三月十九日被敵偽綁架，百計誘脅，吳氏本革命信仰，堅貞報國，寧不爲屈。」但是究竟怎樣「堅貞不屈」，却沒有下文。吳開先自己又怎樣說呢？他說他被捕後，丁默村曾去看他，敵人又要他見汪精衛，他也見了，汪還對他說，汪是與蔣演雙簧，目前南京的人很動搖等等。汪精衛、丁默村究竟說了什麼，姑置不論。但是汪精衛、丁默村爲什麼一定要看他，日本人爲什麼一定又要他們相見呢？而且既然百計誘脅，終不爲屈，和尚一說又已破產，爲什麼也就算了呢？據陳果夫說：汪對吳並殺之無用，不如釋放。吳開先既是蔣介石派往上海「奮鬥」多年的堅貞革命家」，爲什麼又殺之無用，不如釋放呢？日本人、汪精衛曾經這樣對付過共產黨沒有？國民黨曾經這樣對付過共產黨沒有？常就是因爲汪蔣串演雙簧，或者是因爲日本人快要垮了，不得不向代表「四強之一」的階下囚拉一手嗎？

五月二十七日桂林大公報重慶通訊，稍微透露了一點天機。「三月十九日到十月二十九日之間，僕僕寧滬道上，在蘇州被押若干時日，三次請求敵偽釋放，敵人最後決定放了。」這個說法，雖還不盡可信，但已足揭穿中央社所謂堅貞不屈的眞相了——原來如此！

（下接第三版）

離石三區民兵
互助鋤草兩千餘畝
「東江」部助民鋤草

（離石訊）三區民兵組成十個五助小組，互助鋤草，並把各村不能勞動的人都動員起來參加生產，不使留一閒人。他們除給自己五助鋤草兩千多畝，還給抗屬鋤地二百多畝。在互助過程中，大家體會到「變工鋤草要比單人鋤草快一倍」，深感集體力量的偉大。

（本報訊）「東江」與駐地居民關係親密，自入春到現在，該部曾先後幫助羣衆春耕送糞，遵守部隊羣衆紀律，節省糧食救濟貧苦農民等。上月下旬，農民正忙於突擊三次鋤草時，該部又抽出一部人力幫助貧苦人家和缺乏勞動力的抗屬，突擊最後一次鋤草，一週內共幫助人工四十三個，鋤地三十六垧。此次參加鋤草的同志，多能發揮高度的積極性，從早飯後到天黑都不願休息，有的作開飯後很久，也要把一塊地鋤完才回來，有的在午睡後老鄉還未動身就先到地裏鋤起來。

臨縣草紙業發達
用麥稭製造成功後，年內開池復工者達二十餘家。

（本報臨縣訊）此間造紙戶趙榮旺試用麥稭製造草紙成功後，全村造紙戶都積極學習，在去年九月份只有趙榮旺一家用麥稭製造草紙，去年年底即有三家，今年二三月即增加至七家，至七月份已由七家增加至十五家，共開造紙池二十一個，不少已停工的造紙戶，亦籌款準備復工。

更正

行署來信，本報九月二日刊登之「行署關於發展紡織業的決定」內，中有幾點，應作如下之更正：原載決定中「二、在發動經紡，爭取經綫自足上，」應改爲「二、在發動紡織，爭取紡綫自足上……」。原載「每增二十丈爲遞加支支」，應改爲「每增二十丈遞加一支」。原載「四、在銷路上……更重要的是爲了發展生產，克服舊日爭先購買，淡月無人問津……」應改爲「更重要的是爲了發展生產，克服舊日爭先購買，淡月無人問津」原載「六、在經營方式上……紡織合作社應大量發展」，改正爲「紡織合作社應大量發展」。特此更正。

六百哩戰綫上蘇軍到處大勝
收復蘇美等二十城
塔干羅格地區蘇軍殲敵四萬

【新華社延安電】莫斯科消息：從斯摩林斯克到亞速海長達六百哩的戰綫上，蘇軍正集中坦克、大砲，以旺盛精神，攻擊某些已呈動搖之勢的德寇防綫，各路捷報，雪片飛來。佛羅內茲前綫，蘇軍強渡普塞爾河，進攻德寇側翼，突破重要中心點蘇美入口處的德寇防綫，從北東南三面，以猛烈砲火掩護進攻，於九月二日晨佔領蘇美。在布列安斯克以南前進中的蘇軍，一二三四四日中，佔領居民點一百六十餘處，裏面包括克羅列維茲（格路霍夫西南二十八英里，布列安斯克——克諾托普鐵路綫上）、科馬利齊（布城東南約六十哩）、羅美州區中心、雅姆坡爾和康爾斯克州的格路斯科沃（蘇美北二十哩，康爾斯克——基輔鐵路綫上），因此，整個康爾斯克州已從德寇手中解放出來。在克諾托普方面，蘇軍前進二十到三十公里，佔領居民點一百五十多處，其中有科諾普城。頓尼茲盆地，蘇軍繼續進攻，佔領里塞欽斯克（斯大林諾正北五十哩）、沃羅希洛夫斯克、契斯柳亞科夫（塔干羅格西北約五十哩）、諾維頓巴茲、區中心斯拉維亞諾（沃羅洛希夫格勒北約十六哩）、德巴車沃（大鐵路中心點，斯大林諾東北四十哩）渠納基也沃、果諾夫卡（斯大林諾北二十九哩）、尼基托夫卡（果諾夫卡北几哩）和加里寧斯克等城及其他居民點二百四十餘處。沃羅希洛夫格勒州敵人已完全被肅清。南綫蘇軍於收復塔干羅格時，曾將被擊潰的德寇完全包圍，九月一日，圍殲工作即告完成，德寇三萬五千人陣亡，五千人被俘，蘇軍主力當即抽步西向，前進六到十公里，佔領居民點一十餘，其中有克拉斯尼弗齊（斯大林諾東北六十哩，羅斯多夫西北六十哩）、特賽諾爾卡城。在斯摩林斯克方面，每天平均前進六到十二公里，佔領居民點三百餘處，其中有諸伯河上游要鐵多羅爾果佈日（布城東北五十哩），並在八十公里的戰綫上，建立了半圓形的包圍圈，斯摩林斯克已處境極危。卡城以西及西南，蘇軍擴展攻勢，佔領居民點十餘處，其中有梅萊發城和火車站（卡城西南十八哩）。八月三十一、九月一、二三天內，蘇軍毀敵坦克二二四輛、飛機一七九架。

蘇美收復後，蘇聯最高統帥斯大林致電瓦杜丁上將，以「蘇美」之名，授予攻克該城戰功卓著的第三四〇、一六七、二三二等師。並於九月二日下午八時，蘇京莫斯科代表蘇聯，以一百二十四門大砲齊發十二響致敬。

邱吉爾向全球廣播

——對蘇聯勝利表示敬意，盼蘇英美三國舉行會議，希望盟軍能與法境德寇肉搏。——

【新華社延安一日電】：魁北克訊，邱吉爾首相昨在此間古堡中，向全世界發表廣播演說。邱氏對「開始採取步驟以謀解放」的法蘭西與「偉大的自治領」加拿大，備加稱頌。旋即涉及蘇聯夏季攻勢，英美蘇三大盟國關係以及第二戰場諸問題。邱氏稱：「我們已與蘇聯訂立二十年爲期的友好互助條約，諸君可以相信，我們英國人民已決心履行此一條約。」邱氏對蘇聯未能出席魁北克會議，婉言加以解釋，謂此一會議，「大部份均涉及加強對日作戰問題」，且因「斯大林委員長正在指揮勝利中的蘇軍，目前不能遠離前綫。斯氏所指揮的戰爭，不僅與兇惡德人所攻擊的蘇聯有重大關係，且亦爲全同盟聯合國家的公共事業」，並由「整個大英帝國對於蘇聯[illegible]爆的夏季戰役及卡爾科夫塔干羅格的勝利，表示敬意。蘇聯已藉此收復廣大領土，消滅數十萬侵略者。羅斯福總統與我將努力不懈以與斯大林委員長接觸，同時英美蘇三國外長及其負責代表在適當地點舉行會議，似屬必要而迫切，俾研討有關未來世界安全措置的各種重要問題。我們歡迎蘇聯代表能與我們聯合處理因英美在地中海上所獲勝利而引起的政治問題。三大反希特勒暴政的國家，對未來的實際措置及戰略問題，倘有一致的見解與決定，則必爲整個自由世界戶每一個人的幸事。」邱氏對蘇聯備促盟國開闢第二戰場，毫無首難之意，邱吉爾稱：「我希望有一天，英美解放軍能以全力渡過海峽，與法境的德國侵略者肉搏，但爲期之遠近，則不能奉告」。關於太平洋問題，邱氏謂：「美澳及紐西蘭，正與日本作無情的戰門，且甚爲成功。英國今日的主要責任在印度洋方面，在東南亞洲創立英美海陸空各軍聯合司令部，其性質與卓著功績的北非統帥部相似」云。

丹反德鬥爭愈烈

——丹京附近發生暴戰，丹內閣提出總辭職，希魔擬在丹另組政府。——

【據新華社電】塔斯社斯托哥爾姆消息：丹麥人民與德佔領軍的衝突仍未平息，德寇大肆逮捕，丹麥工會領袖，任職軍中的皇族，各界名流一百三十人被無理拘禁。德寇並強令丹軍中現役軍官於三日前向德軍駐在地報到，否則即嚴重處罰；隨即有大批軍官被捕，大部丹政府官員也被拘押。雖然如此，納粹匪軍並未能撲滅丹人如火如荼的反德鬥爭。德寇現已開始更瘋狂的血腥恐怖，日前調一個坦克師開入丹境。哥本哈根附近，丹軍與德寇發生激烈戰鬥，丹軍構築反坦克工事，擊退德寇一個坦克進（一輛坦克，十一輛裝甲車）的進攻，丹麥工人罷工行動，亦仍在繼續中。又據柏林廣播：丹內閣已向丹王克利斯蒂提出總辭職。德方擬另組新政府，作爲完全對希特勒馴服的御用工具。

又倫敦消息：挪威朱特文克地方發生總罷工，工潮正在擴展中，並波及斯文傑、塞比阿爾傑等地。又大部挪威軍官逃往挪威北部，參加該地游擊隊，游擊隊實力大增，數日前，曾襲擊納維克附近德寇，炸毀其司令部。

吳逆開先漢奸行爲的內幕

（上接第二版）

大公報通訊繼續說：「敵人却拋下最後一些餌子：『我們的政策變了，太平洋戰爭以後，我們的敵人是英美而非中國。過去我們侵略你們是爲了日本太貧窮，現在我們有了資源豐富的太平洋島嶼，不窮了。』……自然中國人領受過教訓，把敵意太多了，沒有人相信。吳開先自己也作結論說：『我們不聽這些鬼話，我們必須反攻。』」

但是，敵人爲什麼又這樣傻，要放吳開先回來專門說些沒有人相信的鬼話呢？這不是敵人的鬼話，這是吳開先自己的鬼話啊！

鬼話是只有鬼信的，因此陳果夫也說，此次吳或有和平條件帶來。什麼條件呢？據息：吳行前敵參謀小林少將曾爲之送別，强調日本尊重重慶，早必化敵爲友，以期共同反共反蘇，今日准汪政權獨裁及交還租界取消特權，都是希望蔣介石回來的準備，即華北亦可恢復戰前政委會之組織形式，且日本可强制德意法相繼實行。現在英美廢除不平等條約取消治外法權還空談，日本則是拿具體的事實來昭示中國人。吳則允將此意向蔣介石忠實傳達。這就對了，原來如此！

中央社的消息末了說：『上月（指四月）初由處脫險，輾轉跋涉，返抵陪都。』這裏又有兩個大漏洞：第一個漏洞是：怎樣脫險的？這是問題的全部關鍵，中央社何不詳爲解說，以釋羣疑？第二，怎樣輾轉跋涉的？輾轉跋涉，怎麼從飛機下來時又帶了四口大箱子？很顯然的，這又是謊謊，和中央周刊一樣的謊謊。吳開先實際上是敵人派回來的，他是由上海坐飛機到廣州灣轉京的，沿途有敵偽兩方殷勤護送，這也就是中央社所謂輾轉跋涉。

中央社的消息說有另外的一個漏洞，就是該項消息原有「與上海統一會秘書長文□相偕脫險」一句，但因發覺後覺察不妥，立即通令刪去了。這個小秘密，人民是無法知道的。

五月七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許吳開先安然飛抵重慶，朱家驊、潘公展、洪蘭友、程滄波、谷正綱、杜月笙等百餘人均赴機場歡迎。三四日後，蔣介石親予接見，吳開先對他的使命自然作了一番忠實的傳達，不在話下。

吳開先現在是住在一所大的住宅裏，每天接待如流的賓客。當局對他雖然如此優待，但對他所謂『脫險』的真相，卻至今諱莫如深，除中央社的漏洞百出的簡短新聞外，對外間疑難不曾有過隻字的答覆，即在延安民衆大會提出審判吳開先的問題以後，也還是如此。

同樣可注意的是同盟社的態度。同盟社至今也沒有提過吳開先的事。七月十七日同盟社上海電訊，曾將延安民衆要求審判吳開先一節，改爲「要求中共抗戰陣營」。吳開先是敵偽兩方都要保護的重要幹部，又增加了一個有力的證據。吳開先一來，在敵偽雙方，都是「此地無銀三百兩」，這樣重要的幹部，那得不保護呢！但在中國人民看來，却是關係中國存亡的大問題啊！

（完）

參考資料

敵國「重臣」

「重臣」是日寇「天皇制」官僚機構組成部份之一，重臣會議是由當過首相及樞密院議長等人物組成的。現在重臣有清浦（奎吾）、若槻（禮次郎）、岡田、廣田、林銑、近衛、平沼、阿部、米內及原嘉道等十人。

「重臣」在日寇政治上有重大作用，自一九四〇年十一月日本唯一元老西園寺死後，「元老制」歸於消滅，元老職權亦由重臣所代替，他們是「天皇」的最高政治顧問，當內閣辭職後，便召開重臣會議，商議下屆首相人選，「奏薦」天皇委任。

現任敵「重臣」大部份有「現狀維持派」（穩健派）的傾向，一般說來，保守性很濃厚。太平洋戰爭以前，重臣和軍部（急進派）的主張是對立得很厲害，他們不鼓吹極端的自由主義，也不贊成法西斯主義，只抱着保守的「忠君愛國」態度。但在太平洋戰爭後，軍部對重臣採取了比過去更加懷柔的政策，重臣雖表面上比以前亦好像服從了軍部，但骨子裏，雙方還存在着很大矛盾，重臣是保持了嚴行監視軍部政策的態度。他們是不贊成在目前更有利於同盟國的國際形勢下，放棄對英美「決戰」的準備，却進行冒險去援助德寇的。

敵國重臣
邀東條等會談

——對政府施行壓力拒絕德寇求援——

【新華社延安三日電】：東京訊，上月三十日，敵重臣若槻禮次郎、岡田啓介、廣田弘毅、近衛文麿、平沼騏一郎、阿部信行、米內光政、樞密院議長原嘉道，在華族會館邀請政府首腦東條、島田、重光、賀屋及企劃院總裁鈴木等，至下午一時散會。按敵國重臣會議向來由政府方面召集，而此次卻由重臣方面首先出面，尚屬創舉。上月二十四日，德駐日大使史塔瑪曾訪問重光，同日路透社即傳出柏林所獲消息，謂敵重臣將邀政府首腦舉行懇談會，而在此次懇談會之後，史塔瑪又於一日再訪重光。由此觀之，此次重臣首先出面，乃表示重臣方面（現狀維持派）對政府施以壓力，使其不致接受德國求援的要求。此外，對於魁北克會議後的國際形勢、盟國加強太平洋攻勢的可能，三國會議的可能，德軍在蘇德戰場的節節失敗，第二條戰綫問題等）及「中國問題」亦當有所討論。

又敵陸軍省八月廿六日下令調大木繁爲敵國憲兵司令官。大木繁爲敵駐華憲兵司令官，此次回國，必將以鎮壓佔領區人民的殘酷手段對付日本國民，此表示敵國國內陣綫更趨不穩。

陝甘寧邊府
勞軍近百萬元

【新華社延安三日電】：自延安各界發起勞軍運動以後，邊府及所屬各機關工作人員以至監所的泥水工人、法院監犯、殘廢軍人，都捲入勞軍熱潮中。總計該部共獻金及捐獻實物折價共達九十九萬五千四百二十元九角（保安處尚未計算在內），此項捐款及物品，已陸續撥留政府轉我英勇的邊防將士。

呂梁文化
第十四期
根據地文社編　民國卅二年九月七日

大後方，活見鬼！

張　照

報上說：西安學術團體非常稀少了，獨有個什麼「中華國學社」聲勢浩大，他們設在孔廟裏，夜間召集諸生，緊閉大門，不許外人參觀。他們在幹什麼呢？一總人都是寬袍大袖，頭戴方巾，一個老東西正襟危坐，「之乎者也」，下面聽者垂首直立，目不邪視。原來一個老儒在講論語，起坐都循儒家之禮。

真是活見鬼！

歷來反動腐朽的統治階級，總不惜以最殘忍卑污的手段對待人民，吸血，又要鎖住他們的嘴，殺頭，又要麻醉他們的腦袋，好使自己得縱情荒淫無道，當外族侵來的時候，得安然投降。做得最出色最徹底的恐怕要算南宋的一代君臣了，用秦檜，殺岳飛，甘向金人叫叔叔伯伯，自己偏安東南一隅，縱着驕奢淫慾的生活，對自動起來抵抗金兵的民衆義兵，則稱做盜匪，不惜再加以剿滅。一面厲禁主戰的言論，一面極力提倡程朱的道學，使人高談性命天理，不講時政是非，國家的奇恥大仇，漠不關心，只奴顏婢膝的逢迎，無恥無畏的做官。後來，元兵一來，逃的逃，降的降，把宋朝的幼主丟下，只好跟到海裏去。而被他們稱做盜匪的義兵，則苦戰鬥，一直未曾停息，元朝統治了一百多年，最後恢復漢族天下的還是農民的武裝起義。現在中國當權者羣，接受了歷代這種反動傳統，又從外國學會了辦特務，設集中營……大革命的叛賣和以後的白色恐怖不必說，九一八以後，他們對日寇[illegible]一再屈辱退讓，還說過要退到中國的堪察加去；對內繼續反共內戰和壓制人民的抗日運動，同時也提倡讀經、祭孔，强迫中小學生做文言文，弄到山河破碎，國將不國。不但抗戰六年，抗日進步的文化被摧殘殆盡了，人民被壓得久無休息了，又把那些腐臭的僵尸搬出來，弄得大後方陰風慘慘，鬼影幢幢，成了一個什麼世界！

日寇漢奸在敵佔區早已打開孔廟，把那些僵尸搬了出來，現在這些僵尸又在大後方出現。既然出來，必有用處：日寇用以亡中國，另一些人用以賣中國。

人民完全用不着它！中國完全不着它，拿着它來滅亡中國的，人民要把他們一起埋葬，拿着它去出賣中國的，人民也要把他們一起埋葬！

談判

束•[illegible]•

王廷邦同其他三個佃戶，剛從地主王之民家走出來，便又向着另一個寡婦的地主家走去。他們轉了一個灣，把王廷邦讓在頭前，便從一個小小的窄門裏串了進去。院子很深，轉了幾個拐角，繞過最後那道小角門，燈光從東正房的窗子上透射出來。馬寡婦在輕輕地教訓她的兩個小兒子。他們走近房門，王廷邦咳嗽了一聲，便順次走進屋裏。馬寡婦讓他們上炕坐，四個人再互讓一陣之後，便盤坐在那盞高麗燈的四周了。有的開始吹「羊骨棒」，有的，便從褲上取下大鍋子煙袋，燒起火來。炕上的兩個娃娃，順着媽媽的吩咐蒙上被子睡覺。

「今兒，廷邦子和你那五垧地，」丁老漢吐了口煙，說，「再叫她種上幾年吧！老租戶，」「一疊聲，他來過幾回了，我對他也說過，」馬寡婦坐在爐台上，接過來說，「要是天年過的去，也不願意奪過來賣了它，老人們給咱後輩留下點地土，誰也不願意把它作賤了。沒法的事說起來，娘們家話長，自他大大殁了，這幾年……」她慄慄地敍述起那些憂傷與艱辛。從丈夫生前到丈夫死後；從穿衣吃飯到租子、公糧；從過去了的，那富貴豪華的生活說到現在的窮困與人手短少。她敍的條條不亂，樣樣有理，實在很動人，並在敍說中常加以長吁短嘆。她想：用這種可憐相，是能夠取得衆人的憐憫的。地便可以奪回來，再轉租給別人，租子就可能多吃一些了。她有過這種征服人心的經驗，雖說大門不出，二門不到，村裏的婦女沒有不稱讚她的精明，能幹的。在這年，村裏唱大戲，她坐在炕上繡針綫，戲台上鼓板一響，就知道唱的甚戲，甚的人出台了，村裏人還說她是一個沒上學的秀才的女子，能寫會算，好學才，好口舌。這樣，從他做閨女時，便開始積累征服人心的經驗，現在，又用着它了。她敍的有點口乾了，便停了停，在燈光下，睜起那雙深邃的，疲乏了的眼睛，用右手掐了一下鬢角的灰髮，繼續說道：「我是等着用錢，賣不，誰願意傷了情幾十年的人情呢！房子誰也不要，地土由人家挑好的賣。」

「你家的地多着呢！」王廷邦插嘴道，「五十多垧地，四口人，還有一口不在家吃穿，還能用多少錢！租地戶比我好的也有，比我壞的再沒有了，為甚偏要賣我租的那塊？」

「老一調！」馬寡婦等他話說完以後，嚴重地說，「[illegible]，你再說，我帶着兩個孩子在家裏，吃穿都是由我操辦，大孩子在榆林念書，一年到頭也得百十塊花消——」

「快別說這了，沒用處，」一大個子農民說。

「怎麼來怎麼去，說不清楚，你們會罵我的，說起你王廷邦，總比我要强些，男人是活人，女人是死人。你窮，還能東跑西走，我呢，這個村到那個村就摸不着路，年時秋天怎的說好的，租約照政府的規定寫上。到秋後，你看那塊能產下那麼多了，再滿條得交給我。今年，怎麼樣了呢……我雖是個娘們家，政府的法令也知道一點，前頭有車，後頭有轍，咱村裏也有奪地的。」

「都收回來了，無理奪地的，都要退出來！」丁老頭說後，用眼擋了他們幾人一下。又說：「廷邦不能給你，都是為了[illegible]，除去這五垧地，[illegible]一絲絲地了。俗話常說：給破了還有三千釘。」

「樹大蔭涼大呀！窮人的困難富人不知道，富人的困難窮人摸不着底。他真要想種，我甚也不要，完糧納稅也由他出去。」馬寡婦的話裏很硬，說的却是很鬆，「公說，也由你出。那地就算不是我的。」

「那算是說話呀！」王廷邦說，「你家的地，為甚叫我完糧納稅？租你家的地，給你家交租子就完了，完不了你的地。你要實在不叫我租，租轉租給別人，我到村公所告上你，開個公民大會，衆人們要說：這地王廷邦不該種，我甚話不說，原地退回。以後，路過你的地頭時，一根穀穗也不拿，看也不看。」

「甚事也要講個人情。老婆死了，給他捨下不大點的一個孩子，還不能受苦，你給他點忙，再叫他出上三五年，過後，娃娃長大了，那會兒，那怕你再抽地！」大個子農民說到這裏，歇了一歇，把煙花打了。又說：「政府裏的法令允許地主收地，那還要看佃戶的生活，合適不合適，不能單是一面說話。」

「不拘說甚，他不能種了！」

「我自己要有地種着，不更省心思。從二十歲上接種這地，到如今，快要三十年了，那地裏又沒窖藏着銀子金子，為甚要霸着那地，是我沒法過日子，這就是沒法辦，才來你家一遍五遍的說好話。」王廷邦向前挺着身子，左手壓住膝蓋，燈光照耀着那付嚴重的臉相，他把煙袋放下，舉起弓着的右臂在頭頂上揮動着。說：「在這種天年，誰窮誰富，政府裏比咱誰都底細。說到減租子，那是我的一個租啦了？是租種地的都減，富、吃飯穿衣，窮人也得吃飯穿衣了。我活了快五十的人，就沒見過，不吃飯餓不死，不穿衣服凍不死的人。別說是打日本的年程，還有槍、砲、刀子——」

「說起這，我的話還多呢，公民大會上，衆人叫我買五十元的公債券，衆人怎的不叫你也買。」

「衆人看我窮，不做。要是買得起，慢說五十元，兩個五十元，十個八個，我也認。」

「租給你地，是叫你種糧食的，不是叫你種仇種冤，你生氣，作甚？」

「好話好說，」另一個農民對馬寡婦說，「你要多少錢，才能打過饑慌？」

「五塊就可以。」

「哂，五畝地要賣五六十元，還能為了用五塊錢，就把五畝地賣了，我不信！」

「能給上我五幾塊現租子，他就種去。」

「怎樣？廷邦子！」丁老頭問。

談判遇着了障礙，大家沉默了。因為心裏急躁，煙鍋裏呎呎地作響，窗外起了風，破了的窗紙嘍嘍地嘶叫，村外大廟上的老和尚又在撞鐘。在馬寡婦說來，別說五塊錢，就是一塊，或一角，在這樣苦寒的春天，王廷邦是掏不出來的，那末，轉租給別人，就不能說她不講人情了。王廷邦盤算着，五塊錢是可以的，祗是這五塊錢當如今與秋後比起來，用處是不是更大些。他思想着，把頭搭在右肩上，鬆弛的眼皮蒙上眼珠。煙袋從嘴邊的鬍子裏延長出來，右手托住煙鍋，眉頭向前照着，像中國壁畫上的壽星。他的臉看起來，像是生長在鬍子裏而不是鬍子生長在臉上的一樣。他在想些甚麼呢，讓那停滯了多年的思想流轉起來吧，給這年老的農民注入新鮮有生的力量，蘇生過來，知道人與人的關係應該變，可以變，如同籽兒上到地裏，生根、發芽、開花、結實……

「三塊行不？」很奇異的沉默繼續了足有兩袋煙的工夫之後，王廷邦豎正了頭，說。

「不夠不夠，」她詫異地說了之後，又輕輕地問：「賣給你吧！真要愛上那塊地了。是塊很不錯的地土。」

「那就買上一畝！」丁老頭，膝蓋碰了碰王廷邦，說。

「那也好，祖宗留下點地土，別是一齊都作賤完了。」她不得已地說。她的聰明被農民的樸實戰敗了。原來，她祗想用虛套子套這些人的，現在反被套住了，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在這樣嚴重的場合，話說出了又收不回來，於是再補充說，「我的饑慌過去了，你又買了塊地，那四畝你還可以耕着。」

「以我看，買一畝十塊錢不算少，」大個子農民說了，丁老頭和那個農民也和丁聲：「不離乎！」

「衆人們那麼說，就那麼辦。得要現款。」

王廷邦沒有大的表示，祇哼了幾句買不起也就過去了，當下取來筆硯，丁老頭作中人，由馬寡婦執筆，寫了一張四畝地的租約，一張一畝地的賣約，大個子馬虎地看了以後，便叫着打手印，王廷邦把手指入到硯台上沾了一沾，由大個子指點着在他名下押了個黑手印，丁老頭也照樣做了之後，大家便叫馬寡婦也押。

「我不用了，劃個十字也是一樣的。」在她丈夫馬占海的名下劃了十字，仔細地又看了一遍，說道，「甚時給我錢了？」

「下一集，今兒二十三，二十八一準給。」

又提起到村公所登記，打圖章，去縣政府稅契繳根，等等，最後，他們四人出來時，馬寡婦還說甚麼住在一個村裏，三言兩語的爭執不要記在心里，栽下冤仇，以後共事的日子還長呢。王廷邦也嘮叨了幾句，便又從後角門走出來。

「四爺：你要幫忙我三兩塊錢，」王廷邦走着對丁老頭說。

「那是，多了不行，三五塊嘮嘮……明兒早起到我家裏碰面，再到我那地掌櫃家幫去。」

他們談說着，拐拐灣灣地走着，依然是黑暗的夜，呼呼的風，冷氣直往袖里鑽，但那已經不是刺骨的了。因為，無論如何現在是春天而不再是寒冬。

三月底在河曲

紡線

胡　正

紡車兒呀，「日，日」的轉，
雪白的棉花呀，紡成綫。
——紡車旁邊，
張家大嫂自個兒在「思念」。

孩兒，
是個胖娃娃，
孩兒怎大啊，你在部隊裏，
要好好地正經幹，
家裏的事情兒，
「刻意」不用你掛念。

咱家那十三垧坡地呀，
有代耕隊給種，
挑水，砍柴，
有兒童團幫勞動。

都要變成綫，
每天，將那六七兩棉花。
我這兩隻手啊，
可不能讓他閑。

地裏的事情，
我不能不操心，
早起遲睡，
多種些菜和瓜，
在今年政府的號召下，
我要努力一個勞動女英雄。

好好的幹吧，孩兒的大，
在部隊裏你也要努力一個「模範」，
到秋後冬閑時，
縫一套，
我親手製的粗布衣衫，
捎去給你穿。